

谁在说

总策划 李金茹
主 编 周 星

谁在说

Who is talking Who is talking Who is talki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吴士宏
姜文
张朝阳
杨澜
潘石屹
李阳
陈逸飞
姜昆
宋朝弟
黄文
张永和
李宁
叶小纲

这是一个青春的话题节目
这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节目
这是一个思考的话题节目

1253

167



Who is talking Who is talking

谁在说

顾	问	江洁红
总	策	划
李金茹		
主	编	周 星
执行主编	阿 忆	李 李
编	委	喜 宏
		穆 彤
		李哲勇
		张 培
		郑 琼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在说 / 李金茹, 周星等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28-4

I. 谁… II. ①李…②周…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558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24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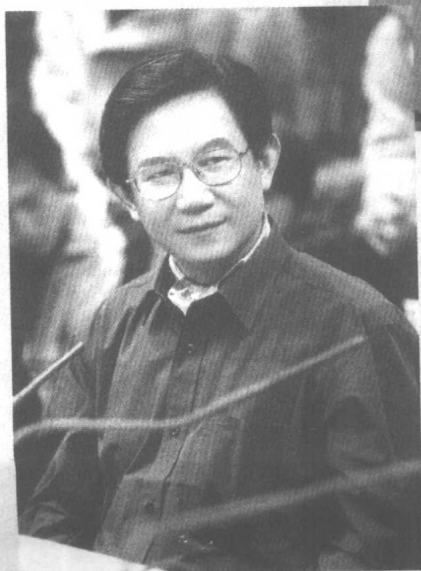
首席观察人: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首席观察人:甘琦

万圣书园女主人



首席观察人:喜宏

资深信息专家



制片人:周星



主持人:阿忆

一人一片颜色……





谁在说

目录

- 1/ 写在前面的话——
需要美好……………杨红
- 2/ 吴士宏
逆风飞扬的女人
- 38/ 姜文
才华在是是非非中展现
- 82/ 张朝阳
飙起风险投资
- 116/ 杨澜
魅力杨澜 美丽阳光
- 152/ 潘石屹
解读梦想
- 180/ 李阳
让英语疯狂



ABM 29/12 02



208/ 陈逸飞

善者画其善

246/ 姜昆

在笑面和网络之间

282/ 宋朝弟

量子时代的前锋

318/ 黄文

穿越战争的女人

350/ 张永和

非常与平常

384/ 李宁

金牌 + 名牌 = 李宁

410/ 叶小纲

人生五线间

452/ 后 记





写在前面的话——

需要美好

杨红

不记得是在哪个夜晚，手指间不耐烦地搜索最终定在了一个画面上：从天到地的中英文标题背景前坐着我的一个熟人和一个生人，贴在俩人“袖口”上的标签更赫然——〈谁在说〉？

在这万籁俱寂之时，居然有人要如此直白地叫醒耳朵！我抖着困意，在乎着谁，关注着说。这也曾经是每日纠缠我大脑的两件要事——已尘封的过去就这么碰倒了显影液。于是，我开始在熟悉的形式里体验全新的内容，直到有一天欣喜地发现它叫醒的不只是耳朵。

乍一看，来宾都是有建树的社会人士，大有谈天论道之势。可这个节目却不是他们炫耀辉煌的舞台，而是卸妆后的心灵小站，而成功永远是个相对的概念，让心灵自由

把握机会与选择，善待自己和他人充满感激与希望地活着，即是丰厚的人生。这个节目不以论事为主，没有“刀光剑影”，它也不是简单的名人专访。它以人为本，处处流溢着对生活的感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真诚的呵护。它状态的宽容，让所有的来宾卸下疲惫的盔甲，在袒露心声的过程中，让灵魂随物附形。

真实与真诚使这些来宾成为这个节目的一道道好风景。融入的暖意给每一个奋斗的人一抹金色的馈赠。我依旧稚嫩，可它的说法让〈谁在说〉有生命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美好。

当叫醒了耳朵也叫醒了心灵时，我不再只去寻找过去习惯的“战场”，而是去点数这个叫“美好”牌的行路人的“加油站”。

杨红 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1985 年赴美研读影视硕士 系美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会员

其作品曾两度获美国电视艾美奖提名



吴士宏

逆风飞扬的女人



阿忆：1999年深秋，我太太开了一家书店。她卖出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逆风飞扬》——作者是吴士宏！吴士宏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已经在两家像帝国一样的企业工作过，一个是微软，一个是IBM。今天，我非常荣幸地把吴士宏请到了我们的演播现场。欢迎她上场。（音乐起，吴士宏身着孔雀蓝中式对襟服上场，主持人与之握手，鼓掌渐落。）

阿忆：我喜欢你的这身衣服。平常上班，你不穿女士套装吗？

吴士宏：那要看上班时在什么场合。

阿忆：什么场合穿套装，什么场合穿中式装呢？

吴士宏：十几年前，这个问题我要问我的经理。现在我长大了，学会了融会贯通。比如说今天，我自己会告诉自己，现在这身装束是最好的。不信，问问大家？（掌声加音乐）

阿忆：你的这本书，封面上说你是“打工女皇”。我觉得这个词有点儿别扭。打工最多是“打工妹”，怎么可能打成了“女皇”呢？

吴士宏：不能有“打工弟”吗？

阿忆：当然，当然。但我还是想知道，你怎么能允许把这些听起来肯定是吹捧的话，写在了你的书的封面上呢？

吴士宏：说起来是件伤心事。我曾经为了捍卫我的书名，跟我的书商朋友争吵。朋友为我着想，生怕起个《逆风飞扬》的名字，太像散文，没人看。我说，我的书怎么能等着别人去看呢？应该是让读者追着买，到处找。最后呢，我捍卫了我这个听起来像散文的书名，但却做了一个退让。那就是，我不干涉封面设计，书商朋友可以用封面文字去营造一个容易理解的氛围。于是，它令人痛心出现了“打工女皇”这样的字眼儿。

阿忆：从1995年开始，一部分特别有名的人开始写书，另一部分名人也想跟风，正在磨刀霍霍，还有一部分名人特别谦逊，认为自己不够写书的资格。当朋友鼓动你写这本书时，你有没有考虑这个潮流？是不是觉得名人出书太滥了？

吴士宏：就像我做出的许多重大决定一样，我认为写这本书有价值，我选取的角度没人曾经选择过，而且我内心里有这种冲动，那我就去做，就去写。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阿忆：据我所知，你最早是做医护工作。

吴士宏：对，是护士。

阿忆：在哪所医院呢？

.....

吴士宏：北京椿树医院，地点在宣武区。

阿忆：当时工作做得怎么样，做得好吗？

吴士宏：挺好的，真的挺好！无论从技能，还是从用心上，我都做得挺好。护士工作的专业技能不是很高，但是我用心去做，一些老大爷老大妈会专门等着我。等到我上班，他们才来打针，如果不是我，他们宁可拄着拐杖，在外面等很久。我觉得，这就是对我的表扬。

阿忆：能告诉我，这是哪个年代的事情吗？

吴士宏：八十年代前后。

阿忆：我觉得，出生早的人真是幸运，像我这个岁数的人找护士打针退烧，打青霉素，护士会又揉又摸打上半个小时，打完后还可以在长椅歇一会儿再走。但我发现，现场观众好像都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现在打针，连床都不让上，是往床沿上一趴，裤子还没脱完，针已经拔出来了。（笑声夹杂着音乐）

吴士宏：那个时候也不是每位护士都照着半个钟头打！

阿忆：你呢？你会给大爷大妈打上半个钟头吗？

吴士宏：我打针时间会长一些，但到不了半个小时。否则，上 8 个小时班，只能打 16 针。这肯定不行，即使那时没有计时工资，但磨洋工也是不行的。

阿忆：可能就是有了计时工资，打针的速度才变得像今天这样快，几秒钟就打一个。好，我们闲话少说，涉入正题。我能不能说，在椿树医院当护士，是你工作的起点？

吴士宏：是的。从 1974 年一直干到了 1983 年。后来，我开始参加自学考试。到 1985 年，我最后调离椿树医院。

阿忆：1974 年之前，你在做什么？

吴士宏：上学。但只上完初中，就没学上了，然后分配去医院，当护士。

阿忆：这就是说，坐在阿忆博士面前的，是一位初中生？

吴士宏：对呀。我正式念书只念到初中，但通过自学考试，我缩

短了与你的距离。

阿忆：是什么契机使你从 1983 年以后就不当护士了？

吴士宏：实际上，1983 年底的时候，我还是护士，只是那时我大病初愈。

阿忆：大病？

吴士宏：四年大病！

阿忆：什么病呢？

吴士宏：血液病。整整四年。我的头发全掉光了。现在都是真的，但当时全掉光了。我做化疗放疗，医生是拿我当癌症治。总而言之，四年中死去活来，病危就报了三次！

阿忆：这叫“脱胎换骨”。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叫孙焰。他原来比我个子矮，我 1 米 83，他只有 1 米 75。但他突然得了场大病。几个月后，当他大病初愈复学时，他已经变成了 1 米 94。他当时要吃激素。吃激素的人一般都会横着长胖，但我这位同学是纵向发展，终于发展成了景山学校的超级排球运动员。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原来学习一般，但得了一场大病后，他却成了尖子，排名再也没下过第三。当然，也没当过第一。

吴士宏：第一是谁？你吗？

阿忆：我是倒数第一，哈哈。你当年也吃了好多激素吧？

吴士宏：吃，吃呀，然后就往横里长，所以现在脸还是横的。

阿忆：这个时候我得插一句话，希望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不要因为听到我举同学的例子，又听到吴士宏的例子，就回去吃激素。（音乐起）

吴士宏：我当时虽然还谈不上脱胎换骨，但我觉得，我对自己命运的认真思考，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阿忆：是因为险些死了一次？

吴士宏：是因为险些死了三次！我可是报了三次病危的。这真的不是艺术夸张——等我突然好了以后，就是觉得血管流的是生

.....

命，生命又回来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里有一种躁动。我突然发现，我丢了生命力最好的四年时间。然后我不由得要问自己：“你想怎么活？你想怎么活？你想怎么活？”这是很纯朴的一个问题，我挡不住要问自己。

阿忆：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不能当护士，不能当护士，不能当护士”？

吴士宏：没有，没有这么确切，没有这么具体。我只是想，不能这样活，不能这样活。我要改变自己！

阿忆：怎么改变？

吴士宏：我当时一个特别纯朴的动机就是，我想离开这个悲惨的环境。我知道，医院是一个救助病人的环境。但我自己刚刚病过，刚刚死去又活来，我因此失去了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也失去了这种职业可以随时救助自己的认识。而且在那里，我要对每位病人付出太多太多的感情。这些反过来干扰了我的个人生活。如果下了班回到家，我想要和朋友笑一下，但我马上会觉得很内疚，因为我想起了病人的惨象。这是我不能承受的。我想脱离开它。我想换到一个跟健康人打交道的环境，重新混进健康人的群体当中，以表示我自己也是一个健康人。

阿忆：你认为哪个团体更健康？

吴士宏：医院之外的任何一个。

阿忆：任何一个？

吴士宏：只要医院之外的，只要不是天天跟病人打交道的环境。

阿忆：你离开医院的这个念头产生于1983年。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大学。我特别清楚地记得，1983年的中国人是怎样思考的。那时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影响，少想自己。那一年的英雄人物是张海迪。海迪大姐从1983年到处作讲演，号召大家为社会做奉献。那你想，本来你在护士岗位上奉献得挺好，突然由于自己的心理原因想离开伟大奉献的岗位，别人不说你这个人自私了吗？

吴士宏：我没觉得自己伟大呀，我也不想刻意去伟大！如果伟大到连安身立命的思考都没有，我不羡慕它。我也不想别人如此看我。实际上，我当时想离开护士岗位想离开医院的根本原因，不像现在想得这样清晰。就像你打死我，我也不敢想像将来有一天，能和阿忆坐在一起，在这里聊天，可能我作观众都会因为我是横宽脸而不得进入。

阿忆：那你是什么时候尘埃落定，找到了你想要去的第一个单位？

吴士宏：1983年的时候，我只是刚刚开始想改变自己。但是我发现，要想离开这所小医院，离开这个十分安定的安身立命的小窝，走到哪里都得要学历。但我不谦虚地说，我当时如果能考大学的话，我一定能考上。

阿忆：那咱们就是同一届的同学了。

吴士宏：可能，有可能。不过毕业以后我要是和你拼比做影视策划，我肯定拼不过你。话说回来，我当时有一个感觉是，如果我去考大学，并且进了校园，我可以四年毕业，但我恰恰丢了四年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捷径。我需要的是改变生活的一张车票，哪怕是站台票，只要我买到了，然后混上车，我就能够继续往前走。最后，我选了自学高考这条路。1983年底，我报了第一门是考大专英文。这是我自己的理智选择，不是因为考不上大学，而是我不再想花四年时间。

阿忆：自学高考肯定不是全职学习，那学习过程中还做了什么？

吴士宏：工作呀。

阿忆：做什么？还是做护士？

吴士宏：依然是护士。

阿忆：但这个时候已经偷偷准备跳槽了？

吴士宏：可以这么说，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跳槽”这个词。那段时间，我很快就上全班了。全班是我特别珍惜的一个工作机会。我